

黄埔海关文化丛书·小说评论曲艺卷

只剩下满天的星星
了。一周的一年四季
转眼就过去了，谁
他对星星如此依

绿映木棉别样红

LÜ YING MUMIAN BIEYANG HONG

《黄埔海关文化丛书》编委会◎编

公钟可鸣的不动声色是令人触目惊心的，一个柔弱的
人在家庭与事业的重压之下，刚刚提起的一口气
泄尽了，整个人如泥委地。可这个人物也
得这样不怀好意地窥探我，李茂



“到了……你就瞧吧”老周看了我
彩丰富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凡是
周又看了我一眼，“就怕你说不出

黄埔海关文化丛书·小说评论曲艺卷

绿映木棉别样红

Lǚ YǐNG MUMIAN

BIÉYANG HONG

《黄埔海关文化丛书》编委会 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绿映木棉别样红/《黄埔海关文化丛书》编委会编. —北京: 中国海关出版社, 2013. 9

(黄埔海关文化丛书)

ISBN 978-7-80165-988-0

I. ①绿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. ①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32733 号

绿映木棉别样红

Lǚ Yǐng MUMIAN BIEYANG HONG

作 者:《黄埔海关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责任编辑:左桂月

出版发行:中国海关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南路甲 1 号

邮政编码:100023

网 址:www. hgcbs. com. cn

编 辑 部:01065194242-7527 (电话)

01065194231 (传真)

发 行 部:01065194242-7540/42/44/45 (电话)

01065194233 (传真)

社办书店:01065195616/5127 (电话/传真)

01065194262/63 (邮购电话)

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6 号海关总署东配楼一层

印 刷: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23. 25

字 数:455 千字

版 次:201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165-988-0

定 价:35. 00



海关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海关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序

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，把加强文化建设纳入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之中。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在黄埔海关兴起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新高潮之际，中国海关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由黄埔海关作者创作的《黄埔海关文化丛书》，实乃黄埔海关文化建设的一件盛事。

三十余年前，黄埔海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，以排头兵、弄潮儿的姿态，在珠水之滨奏出了一曲依法行政、为国把关，服务经济、促进发展的华美乐章。与此同时，积极搭建平台，大力开展、普及群众性文化活动，在广大关警员中挖掘并培养一批高层次、高素质的基层文化建设骨干人才，为黄埔海关的文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一枝独秀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。这套涵盖了小说、评论、诗歌、散文、曲艺、纪实文学、理论研究、书画、摄影的文化丛书，内容广泛，异彩纷呈，全面展示了近十年来特别是在落实海关总署“四好”总体要求中黄埔海关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果，歌颂了黄埔海关在三十年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，展现了埔关人开拓进取、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，反映了海关人“爱国、厚德、增信、创新、奉献”的核心价值观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行业特色。打开丛书，只觉书香满面，难以释卷，我们从中可以管窥时代浪潮的波澜壮阔，可以看出黄埔海关在岁月长河的跋涉历程，亦可以感受新时代海关关警员的才华风采。

先进的文化能够引领风尚，提高品位，陶冶情操，鼓舞士气。海关事业离不开每一位海关人的参与，海关工作的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：只有“管住自己的人”，才能“把好国家的门”。我们开展海关文化建设，就是要利用文化春风化雨的特性，推广先进文化，传播正能量，营造积极健康、和谐向上的良好氛围，以文化兴关、以文化惠民、以文化育人，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海关文化，凝聚实现“中国梦”的精神力量。我相信，这套丛书的出版，必将进一步推进黄埔海关文化建设，为海关工作内涵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；必将进一步提升黄埔海关文化软实力，为全面建设“五型”海关奠定坚实基础；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关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为推进现代化海关事业建设作出新的贡献！

黄埔海关党组书记、关长



小说篇

国门·界碑 / 王 敏	3
边 关 / 王 敏	6
季节性口岸 / 王 敏	10
海关村 / 易取远	13
换 轮 / 王 敏	19
交流制度 / 易取远	22
窗 口 / 易取远	25
堆 场 / 张雪峰	29
锚 地 / 王 琳	36
QP 系统 / 王 敏	39
电子通关 / 袁 峰	42
伪 报 / 唐 冰	46
掏 箱 / 易取远	50
飞 料 / 李定青	54
下 厂 / 易取远	57
点 仓 / 易取远	61
清 倒 / 易取远	64
查 厂 / 丁莉莉	68
押 解 / 卿 佩	72
审 讯 / 卿 佩	75
跳 帮 / 张雪峰	78
缉毒犬 / 张雪峰	82
吉 柜 / 王 单	89
D 版 / 王 敏	93
水 客 / 樊仙尹	97
蛇 仔 / 袁 峰	101
看水族 / 卿 佩	104
二五仔 / 袁 峰	107
偷龙转凤 / 袁 峰	111
人体藏毒 / 王 琳	115

月月和亮亮 / 宋 瑞	118
冬 湖 / 邹德雄	120
等爱回来 / 周学海	122
典津五则之金木水火土 / 郭平洲	133
镜中花, 水中月 / 刘宗坤	153
雪山苍茫 / 张雪峰 易取远	163

评论篇

王志华和他的《大系统价值学说》/ 罗茂繁	201
揭开海关权力的神秘面纱 / 易取远	203
绿映木棉别样红	
——读宋瑞《木棉花开》有感 / 赵 星	206
评赵星的《走私犯罪侦查》/ 陈祥印	208
评陈田正的《加工贸易走私犯罪解析》/ 邹明理	210
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农村调查的社会学解读	
——评《察民情, 知天下——社会学视野下中国共产党人	
早期农村调查 (1921 ~ 1949)》/ 严昌洪	212
性格 + 信仰 = 事业	
——《国门英雄》观后感 / 邹德雄	214
海关人的故事 / 陈黛芝	217
拒绝复制 / 易取远	219
打开另一扇门 / 徐 蓓	222
盛世当危言	
——读《保卫社会》有感 / 谢 政	227
“红色经典”改编的误区 / 张宝月	230
拒绝抱怨	
——读《不抱怨的世界》所感 / 黄建中	233
苦难与人生	
——读史铁生作品心得 / 李晓婷	235
平民视角看长征	
——评傅建文的长篇小说《长征谣》/ 张雪峰	237
历史的第三种写法	
——《20 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》评述 / 方 冬	242

你的快乐清单上会列些什么

——读阿兰·德波顿《哲学的慰藉》有感 / 杨 珏	245
老子的“阴谋” / 苏 昆	248
别了，哈利·波特 / 胡佳琦	251
何者为侠 / 袁 峰	253
六世达赖的情书 / 耿晏清	256
人之大欲 / 李定青	258
我的精神家园 / 吕飞飞	260
元气淋漓 自得天机 / 李定青	262
都市心灵的解剖刀	
——评《女上司》 / 李定青	264
认得几个字 / 周春晖	266
为爱飞翔 / 周春晖	268
十月情觞 / 苏慧男	270
孩子也有“不优秀”的权利	
——读《亲爱的安德烈》有感 / 朱 垠	272
张艺谋的救赎	
——观《金陵十三钗》有感 / 胡佳琦	275
山河破碎 风飘絮	
——评《金陵十三钗》的阴柔美学 / 李定青	277
浅读《严重的时刻》 / 张宝月	279
你一方而来，将八方而去 / 刘宗坤	281
美丽的窗口 / 王 敏	284
写意的追寻	
——吴玉应的书画创作蠡评 / 颜奕端	286
一场关于爱情、战争和命运的救赎 / 邢菲娅	288
浅谈电影《立春》的叙事手法与镜头语言 / 李植伟	290
草原神灵 / 樊仙尹	293
做一个友善的倾听者 / 刘宗坤	295
历史的另一面 / 易取远	297
色彩的魅力 / 颜奕端	298
掩卷之后 / 郑少霞	300
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	
——评《后来》 / 李定青	302

都市人的现代桃源 / 李定青	304
云在青天水在瓶 / 郭平洲	305
非“公式化”写作和典型偏执人物 ——评《东霓》/ 刘宗坤	307
半亩方塘见性情 / 颜奕端	314
爱上电影，爱上男主角 / 吕飞飞	316

曲艺篇

勋 章 / 司毅军 尚小琳 李 梅	321
电子备案交响曲 / 陈腾辉	327
快件审单科的尴尬恋情 / 刘元钦	332
凤哥求婚记 / 徐 蓓	342
为你服务 / 张明贤	346
相 亲 / 黄埔海关缉私局新塘分局	351
追 心 / 刘志辉 卿 佩	358

XIAOSHUO PIAN 小说篇



国门·界碑

■ 王 敏

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认识老周的，我们同住一个房间。那些日子，我们俩简直形影不离。

老周来自北方边关，会议上，他开口闭口“我们那里的小额贸易可不小”，“我们那里的货运量是典型的国际关系晴雨表”，等等。他以嗓音浑厚悦耳且例证丰富赢得会场上的阵阵掌声，当然，也引起我欲“深入虎穴”的好奇。

老周在海关已经十年了。“十年，你说有多长？”老周讲着讲着突然甩给我一个问题。我正沉浸在他的讲述里，一时被噎住了。

“十年的长度就是从国门到车检场的长度，就是从301国道零公里处到海关大院的长度。”老周说话的时候眼睛望向天花板，我想起晚上散步时老周的叹息，“天上连个星星都没有，还叫个天吗？闲下来，到我们那儿走走，在国门下仰望星空，那是啥感觉。”

我羡慕地看着老周，他一定感觉到了，虽然他仍盯着天花板。“国门就在301国道零公里处，那是一片丘陵地带，视野十分开阔。春夏两季，草木茂盛，到处是一簇一簇的野花，连空气都是香的。你见过这么大的花吗？”老周用手比划着，“那是大喇叭花，学名大牵牛花。”噢，那地方空旷，沃野千里，花也自然大，我暗自进行了简单推理。

“到了秋天，你就瞧吧。”老周看了我一眼，“那叫一个色彩丰富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凡是你能说出的颜色，”老周又看了我一眼，“就怕你说不出。”我一边为自己的孤陋寡闻羞愧，一边还不甘心地在脑海里勾画着老周话里秋天的色彩。

“到了冬天就安静了，只剩下满天的星星。”老周的一年四季转眼就过去

了，难怪他对星星如此依恋。

“国门的那一边是波格拉尼奇内，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个滨海小城。”

“那界碑呢，是几号？”我问道。我去过边境口岸，不能忘怀那些坐落在边境线上的界碑。毕竟，不是所有的边境口岸都有一座叫做“国门”的建筑实体，但是，一定有界碑。国门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建筑，建筑格局及是否要建设没有硬性要求，而界碑则是统一建制，统一编号，尤其是安放界碑的位置，那是两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划定的。

“357号。”老周说，“还有一块19号界碑，是清朝设立的。”老周放慢语速，仿佛在述说一个家藏的宝贝，一句掏心窝子的话。

老周是边关的一名老关员，有一年冬天，风刮得正猛，卷起的沙粒直朝人脸上撞。偏偏这时候，传来轰隆隆的车声。一会儿，一彪形大汉戴着一顶毛茸茸的俄式盔帽，鼻青脸肿地进来了。老周一看就乐了，心想这伙计八成是逛风景去了，不然为啥冻成这样。“Здравствуйте!”（你好!）老周在接过关单的同时，送过去一个问候，一个微笑。对面的伙计一边暖和着自己，一边摘下帽子拍打，结在上面的霜花纷纷变成水珠洒落下来。原来这伙计本不想在这样的天气里跑这一趟的，当时他正烫了一壶伏特加，准备乐上一乐，无奈“老板”说交货的期限快到了，而且天气一直这样糟糕，根据经验也没什么好转的指望，结果，酒没喝上，路上又发现他的小徒弟没给车加满油。“Эта моя ошибка, не хочу работать сегодня.”（都怪我自己，没准备今天出车嘛。）老周明白了，为了省油，驾驶室里没开暖风。

老周请示领导后，开了一份特殊的证明，并详细画出到加油站的路线图。“Спасибо, спасибо!”（谢谢，谢谢!）那位凹眼睛凸鼻子的老兄不停地谢着。老周戴上棉帽，对着关容镜拉下帽耳，又习惯地抚弄了一下关徽，弹了弹一丝不乱的帽绒。转过身，抓过大手扣子，往脖子上一挂，“Пойдём.”（走。）

那天的风刮得实在邪乎，满天飞舞的不是雪花，不是落叶，更不是音符，而是粒粒黄沙。你得侧着身子走，否则睁不开眼。从办公室到车检场50米的距离，是老周再熟悉不过的地方：哪里低洼些，夏天会呈现出潮乎乎的迹象；哪里被载重车碾出一片伤疤，裸露出小石子，等等，都仿佛是他唇上的胡须，到啥时候都心中有数。

车检场上没几辆车，这样的天气谁不愿意待在家里，守着红彤彤的火炉？

俄国大叔有些歉意地看着老周，准备打开车厢门。谁知风太大，那厢门好似装了弹簧，和俄国大叔较上了劲。老周上前用身体倚住已开了一条缝的门，然后侧转身，用背部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撑开了车门，俄国大叔乘机扣住了搭钩。

这是一车牛皮，虽说是冬天，也还是有扑鼻的腐臭味。好在老周早就习

惯了，他跳上车，仔细查验。查验是老周的职责，他知道这工作辛苦、平凡，但是他却感到骄傲，“我在国门下工作啊，在外国人眼里，我就是中国啊。”所以，老周在那样的狂风里，仍然仔细工作着。

查验完毕，就在他准备下来时，一阵风裹着一团沙粒旋进了车厢，将还没抓稳把手的老周掀了下去。当然，这个事故不能全怪风，因为牛皮是那样滑，硬邦邦的滑。老周的脚踝严重扭伤外加膝盖软组织挫伤。

老周住进了医院还在检讨：“我技能不过硬，身手不敏捷，今后要加强训练。”领导和同事们也没安慰他，就是身手敏捷，也要加强训练，有什么好说的。

倒是有同事半真半假地鼓动他到传染科做全面仔细检查，说，若是感染了口蹄疫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“查一次牛皮就染上口蹄疫没那么容易，再说，还是冬天。”老周说着瞄了我一眼，看我没反应，“想啥呢？喂！”

我在想老周刚才说的“在外国人眼里，我就是中国啊”。我想接着说，其实我们每个海关关员都是一座国门，老周就是我们的代表。但是我没有说出来。

我想，放在心里更好。

边 关

■ 王 敏

说起边关，人们会想起大海，然而，在我国 2.2 万多公里的陆路边境线上，也矗立着庄严的国门。那是远离大海的海关，人们习惯称之为“边关”。在那绵长的边境线上，分布着 161 个海关机构，分别隶属于拉萨、乌鲁木齐、呼和浩特、满洲里、哈尔滨、大连、长春、昆明、南宁 9 个直属海关。

终于有机会去边关了。

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，我们坐上火车一路向北。白雪铺天盖地，河流冰封着，村庄沉默着，严寒统治着大地，发出凛冽的号令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车窗上被我用手融化的地方又一次结出绚烂的冰花。

“讲讲你们的故事吧。”我向同行的小陈请求。小陈是边关的，刚刚参加完总关的集训，就做了我去边关的向导。

“我们的故事？就我们俩人，哪有故事啊。”小陈有点窘迫。

“就说说你们的生活，每天的生活。”

“我们的生活……”小陈喃喃地似有所思。

我心里一阵雀跃。

“说说我的同伴吧。”小陈恳切地征询我的意见。好像我是老师，给他布置了一道作业题，他因为无力完成，只好用另一道题回应我的任务。

“好啊。”我要做一个宽宏大量的老师。

“我的同伴叫陈凯。”小陈看着我说。

“哦。”我做着积极的呼应。

“陈凯是前几年分来的大学生。刚分来的时候，他是水灵灵的。”小陈的眼睛已经越过我的头顶，飘向远方。

“那时，我们的条件非常差，说起来你可能都不相信。我们的办公室兼宿

舍就是老乡家弃置不用的鸡舍，总共不到10平方米。床是用几根圆木、几块木板拼成的。虽然只有两张窄窄的床，但也占去了屋里的大部分空间。夏天还好说，在外面支上炉子就能做饭，到了冬天就麻烦了，屋里只剩下放一只小火炉的地方，还要小心提防着煤气中毒，我们两人半夜里轮流起来看火加煤，保安全，保温暖。但毕竟是鸡舍，墙壁很薄，窗户也不严，夜里被冻醒是常事。”

“有一回，陈凯半夜被冻醒，裹着棉被在尺把宽的地上跳，一边跳，一边给我讲故事。从前有一个长工，穷得冬天没有棉衣穿。夜里冻得睡不着，只好跑到磨房去推磨。推到天大亮时已是满头大汗，正好被老地主看到了。老地主问，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还出汗？长工说，我穿的是火龙袄。于是，爱占便宜的老地主用自己的皮袄换了长工的‘火龙袄’——一件已经破洞百出的夹袄。穿上‘火龙袄’的老地主立刻被冻得牙齿打颤，浑身发抖，不停地打起喷嚏。老地主问，怎么我穿上一点也不暖和？长工说，火龙袄认人，你得穿一年，它才承认你。后来呢？我问。陈凯一边跳，一边气喘吁吁地笑，他的额头已经冒热气了。他把裹着的棉被压在我身上说，火龙袄归你，冻死地主老财。”

“我们那里，冬天的温度通常是零下30多度，最冷时可达零下45度。最可笑的是有一回，陈凯上厕所回来，举着手里断成半截的皮带，抱怨道，这是什么鬼天气，才一泡尿的功夫，皮带就冻硬了，一拽，断了。我说，好啊，垫床吧，这下你的床可以稳当了，再也不用唠叨，好像睡在船上了。”

小陈搓着两只手，呵呵地笑着。我发现他的手指关节很粗大。

“看我的手像什么？”看我在注意他的手，小陈调皮地问。

“像什么？”我有些措手不及。

“像千岛湖啊。”

“千岛湖？”

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，小陈张开两只手，微微活动了一下十个骨节粗大的指关节，那样子还真像浮在平静湖面上的小岛。

我笑了，心里酸酸的。

“我们那里的水碱大，吃多了，骨节会肿大，就像这样子。”小陈按着自己的指关节说。

“陈凯刚来的时候，我们去河里拎水，他学少林寺和尚，一手一只桶。拎到半路，抗不住了，桶一歪，水撒了一裤子，他还笑着说，正好不用洗裤子了。一会儿，风一吹，裤子干了，裤腿就浮出一个又一个白圈。他一看，就嚷了起来，这是什么，这水里有什么？我告诉他，这是碱，就当你出汗了，嚷什么呀。听我一说，他就蔫了。他问我，我们喝了这个水，不会得病吧？”

我说，不会，就是关节大了，有点疼，一个男人，不怕这个。我没告诉他，当地人因为这个水，平均寿命才50来岁，我不想让他知道得这么早。”

“说起喝水，还有故事呢。到了冬天，冰封河面，我们每天得砸冰取水。早晨砸冰的时候，总有老牛站在一边等着，砸出水了，得让牛先喝。有一回，陈凯拿着桶和牛争水，桶被牛角钩住，那老牛好像棒球运动员挥舞球棒，将头一甩，就把水桶甩出去好几十米。陈凯一边骂，一边跑去拣桶。回来的时候，那老牛也喝饱了，嘴上结了一圈冰碴，陈凯还给它拍了拍。老牛哞哞叫着，带着一肚子凉水走了。”

我将棉衣紧了紧，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小陈看着我，问，“你冷吗？我这里有衣服。”

“不冷。”小陈还是个孩子，陈凯也是。那么，他们的妈妈知道吗？她们知道自己的孩子每天的生活状况吗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。

“你们真的无怨无悔？”我轻轻地问。

小陈长吁了一口气。“其实，说不想离开那是假的。陈凯的妈妈曾经到处求人给陈凯调动，陈凯当然也知道。那阵子，我天天陪陈凯到河边吼。天地太空旷了，我们的声音传不了多远，连我们自己都被空旷吞没了。我们不管这些，还是要吼，把心里的郁闷吼出去就好了。都说男愁唱，女愁哭。我们是吼着唱。陈凯他妈为他四处奔波，他知道父母不容易，养他这么大，他却离家这么远。其实，他妈最着急的是他找媳妇的事。陈凯读大学的时候，本来是有女朋友的，可是他一竿子就跑这么远，哪个女孩子会跟他。所以，我们只能吼，把心里的话吼给风。”

“陈凯的歌唱得特别好，那几天晚上，他天天唱阎维文的歌，就是那首‘说句心里话，我也想家……说句实在话，我也有爱……’我看着他唱着唱着，就唱不出来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只能默默地守着他，等他自己慢慢平息。”

“那，后来呢？”我觉得问得有些残忍，可是话已经说出口了。

“后来，后来我们那刮了一场暴风雪，从俄罗斯过来的一队大货车陷在冰包里了。我和陈凯组织老乡去救援，又是刨冰又是垫土，费了一天一夜工夫，才把所有大货车弄出来。陈凯的腿被冰镐碰伤了，加上冻伤，等到车从冰包里爬出来，他却走不动了。陈凯回家住了一个月医院，腿伤还没好利索就跑回来了。他一回来，俄罗斯那边就来人了，还带了一车伏特加。那一晚，我们都醉了。俄罗斯朋友竖起大拇指，夸陈凯是个男人，钢铁男人。那晚，陈凯又唱了那首歌：你不站岗，我不站岗，谁来保卫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……”

看着我一脸凝重的神情，小陈轻快地说，“现在好了，我们有了新的联检

楼，办公室和宿舍分开了，有暖气，很宽敞。陈凯的‘老地主和火龙袄’的故事已经派不上用场了。而且，我们还有了健身房，跳着取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”

我朝小陈笑了笑，两行热泪不听话地流了下来。

我知道，崇高是一种厚积薄发，它或许仅仅表现在生命的某一时刻甚至一瞬，但是，在北国边关生活、工作的陈凯和小陈，他们所经历的每一天都是由这样的一瞬组成的。

窗上的冰花闪烁着，列车一如既往地奔驰着。